

論古靈寶經*

大淵忍爾

譯校者前言：

大淵忍爾先生《論古靈寶經》是一篇在國際道教學界產生過重要影響的論文。作者通過對敦煌 P2861 和 P2256 號文書的拼合和研究，揭示這兩件文書即是南朝梁宋文明撰寫的《通門論》。而《通門論》又是根據南朝宋陸修靜《靈寶經目序》和《靈寶經目》而撰成的。衆所周知，陸修靜是自東晉后期靈寶經產生以後第一位對靈寶經進行系統整理的道教宗師，其《靈寶經目序》保存在《雲笈七籤》中，而其《靈寶經目》則長期失傳。而大淵忍爾先生對《靈寶經目》的恢復和研究在道教文獻研究史上的重大意義表現在，它使我們得以從《道藏》如此大量的靈寶經中區別出一組古靈寶經。而其對《通門論》的研究有助於我們瞭解陸修靜、宋文明對道教經教體系理論的貢獻，對於研究《道藏》形成和發展的歷史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

大淵忍爾先生這篇論著發表後，被歐美、日本道教研究者廣泛徵引，但國內學者引用者很少，故我們不揣淺陋將其翻譯出來，以饗國內學人。

* 本文译自 Acta Asiatica 27(1974)。

儘管陳國符在《道藏源流考》以及福井康順在《度人經》中都對《靈寶經》作了深入和詳實的研究，我仍然認為這一課題值得進一步的探討。因為在伯希和發現的敦煌文書中有一件經典目錄可能是根據宋代陸修靜所撰《靈寶經目》編纂而成的。如果事實如此，將對道教的研究有很大的影響。因為這不僅為闡明《道藏》形成的過程提供了綫索，而且亦證明了一種可能性，即影印本《道藏》和敦煌文書中的經文是從陸修靜所認為的《古靈寶經》真本中摘錄出來的。

伯希和發現的 P2256 號敦煌文書長 5.9 米（以下以 P 代表伯希和發現的文書，S 代表斯坦因發現的文書）。雖然開篇行文遺失，但從後記中可以讀出：“開元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道士索洞玄敬寫。”此外，P2475、P2584、S1857、S2999 等文書亦是由索洞玄抄錄的。除了 P2256 號文書，其它文書都在卷末給出卷名。P2256 號文書的大部分是對所謂“十二部”的解釋，而卷首却是《靈寶經目》（即《靈寶經》的目錄）。正如筆者在拙作《敦煌道經目錄》^① 一文中已經討論過，這一目錄亦出現在 P2861 號文書《無上秘要目錄》的卷尾。從書寫風格和上下行文可以判斷出 P2256 號文書顯然是 P2861 號文書的繼續。然而，由於 P2861 號文書亦遺失了卷首，使我們很難看到《古靈寶經》的全文。但是根據 P2337 號文書《三洞奉道科誠儀範》中的《靈寶中盟經目》和《無上黃籙大齋立成儀》第一卷中的《齋壇安鎮經目》（《道藏》第 278 冊），我們可以大略地推測它的內容。

P2256 號文書的大部分是解釋“十二部”的內容的，這與 P3001 號文書幾乎相同。祇是，P3001 號文書遺失了卷首部分。

^① 大淵忍爾《敦煌道經目錄、附錄》，1960 年。

在筆者以前的文章《敦煌殘簡三則》^①中，曾介紹了這一問題，並試探性地命名為《宋法師十二部義》，筆者認為這份文書是南北朝時期的宋法師所著，初唐時就已存在的《玄門大義》就是根據此書編纂而成的。

宋文明是南北朝時期著名的道士。他的傳記出現在《太平御覽》666卷“道士”篇中。這一篇以引述其它的道士傳記作為開篇：《老子聖紀》曰：“……”似乎這些篇章引自《老子聖紀》。事實上《太平御覽》中的傳記是引自陳代馬樞撰寫的《道學傳》，此書現已佚。例如任敦尚的傳記開篇寫道：“《太平經》曰：……”初讀以為此段引自《太平經》，實際上祇不過是個摘錄。又如在公元七世紀晚期的一位道士王懸河所著的《三洞珠囊》卷一《道士傳》第四篇中有“任敦，字尚能……”，在《太平御覽》中確實有一個叫任敦的道士傳記，開篇寫道：“《道士傳》載……”，但是其內容與《三洞珠囊》所記完全不同。與此類似，濮陽的傳記實際上是引自《三洞珠囊》卷一《道學傳》卷十八中他的傳記的節本。此外，孔靈產的傳記開篇為：“《老子聖紀》曰：……”，這和在《三洞珠囊》卷一《救道品》以及引自《三洞珠囊》卷二《勅道追召道士品》之《道學傳》卷十六完全相同。從這些事實中，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宋文明的傳記也是引自《道學傳》。簡言之，《御覽》中可能有筆誤或混淆。

根據宋文明的傳記可知，宋是吳郡人。在梁代簡文帝（549—551）時期，他編纂了關於《靈寶經》的義疏並命名為《通門》。據說他還寫了《大義淵》。與同時代的馬樞相比，宋文明的聲望更高一些。《三洞珠囊》卷七徵引了宋文明的《通門》卷二，卷八則提到了《通門論》卷一。除此以外，在《三洞珠囊》卷七中還有一段宋文明的《靈寶雜問》的引文和幾段宋文明所著《道德義淵》的引文。

^① 大淵忍爾《敦煌殘簡三則》，《福井博士頌壽紀念東洋思想論集》，1960年。

下文引自《通門》卷一：

二十七中法門名數品

仙真聖二十七品者，按宋文明通門下云。上品曰聖，中品曰真，下品曰仙也。聖品以復有三也。真品復有三也。仙品復有三也。合稱九品也。九品又各有三，合為二十七品也。

這些內容也幾乎以完全相同的形式出現在 P2256 號文書結尾處，與上文相接讀為：

第十部記傳一條，有二義。一者論其根源，二者述其階次。……略言，大乘數有三。上品曰聖，中品曰真，下品曰仙也。聖復有三。真品復有三，仙品復有三，合為九品。九又各有三，合為二十七品也。

這兩段除少數因轉抄所造成的差異外，基本相同。由於我們很難認為 P2256 號文書是引自其它典籍，特別是它在《三洞珠囊》中被看成是《通門》卷二，因此我們很可能會把它看成是宋文明的《通門》或《通門論》卷二（後來簡稱為《通門》）。正如上文所言，宋文明寫了一部關於《靈寶經》的義疏並命名為《通門》，而 P2256 號文書的內容不可能是義疏（義疏，強調的是語句的意義，不是術語的意義）。然而我們考慮到宋文明的另一部著作《靈寶雜問》時，似乎它更適合稱之為《通門》（入門之書）。根據《三洞珠囊》的引述，《通門》包括兩部書或者是三部。開篇的一部分也許就是義疏。當然，也有可能包括對馬樞那部分的曲解，或者是與《太平御覽》的引文有出入。

總之，從引自《太平御覽》之《道學傳》裏有關宋文明的傳記內容來看，我們較難斷定 P2256 號文書就是《通門》。但無論怎樣，我們必須承認梁代後期的宋文明曾撰寫了一部名為《通門》的著作，並且這一著作很可能就是 P2256 號文書的內容。

現在讓我們考證一下根據 P2256 號文書和 P2861 號文書卷末所附的《靈寶經目》共同組成的《通門》的最後一卷的內容。既然本文的中心內容是對《經目》的探討，我們應對此作出更詳細的研究。每一行的字數不定，從 15 至 18 個不等，為便於理解，段落被自由分開，並採用現時的文字：

(上欠)明應化之源本也

(上欠)天地運度一卷，未出。右

(上欠)第^二篇目。皆金簡書文。宋法師云。合三卷，明運會始終也。

空洞靈章一卷，已出。卷目下(下，當作云)太上洞玄靈寶
空洞靈章

昇玄步虛章一卷，已出。卷目云。太上說太玄都玉京山經

九天生神章一卷，已出。卷目云。太上洞玄靈寶自然至真九天生神章

右一部三卷，第三篇目。皆金簡書文。宋法師云。

合三卷，明天功之廣被。

自然五稱文一卷，已出。卷目云。太上洞玄靈寶大道無極自然真一五稱符上經

諸天内音玉字一卷，已出。今分為二卷。上，卷目云。太上洞玄靈寶諸天内音自然玉字上。下，卷目云。太上洞玄靈寶諸天内音自然玉字下。

八威召龍經一卷，未出。

右一部三卷，第四篇目。皆金簡書文。宋法師云。

合三卷，明聖德之威風。

智慧上品三(三，當作大)戒三卷，二卷已出。卷目云。太上洞玄靈寶智慧罪根上品二卷，未出一卷。

篇(當作卷)目云。太上洞玄靈寶智慧上品大戒威儀自然二卷,已出一卷。

目(目前當脫卷字)云。太上洞玄靈寶金籙簡文三元威儀自然真一經一卷

目(同上)云。太上靈寶長夜九幽府玉匱明真科

右一部六卷,第五篇目。皆金簡書文。宋法師云。

合六卷,明戒律之差品

智慧定志通微一卷,已出。卷目云。太上洞玄靈寶智慧定志通微微(微,當衍)經。

本業上品一卷,已出。卷目云。太上洞玄靈寶真文度人本行妙經。

法輪罪福一卷,已出。卷目云。太上洞玄靈寶真文(文,當衍)一勤誠法輪妙經。

右一部三卷,第六篇目。皆金簡書文。宋法師云。

合三卷,明人行業之由從。

無量度人上品卷,已出。卷目云。太上洞玄靈寶無量度人上品妙經。

諸天靈書度命經一卷,已出。卷目右(右,當作云)。

太上洞玄靈寶滅度五練生尸妙經

右一部三卷,第七篇目。皆金簡書文。宋[法]師云。

合三卷、明濟物之弘遠。

三元戒品一卷,出卷目云。太上洞玄靈寶三元品誡。

宿命因緣一卷,未出。

衆聖難三卷,未出。

右一部五卷,第八篇目。皆金簡書文。宋法師云。

合五卷,明因果之途跡。

導引□□□星一卷,未出。

二十四生圖一卷，已出。卷目云。太上洞玄靈寶二十四生圖三部八景自然神真錄儀。

飛行三界通微內思二卷，未出。

右一部四卷，第九篇目。皆金簡書文。宋法師云。

合四卷，明修行之方。

藥品一卷，未出。芝品卷，未出。變化空洞一卷，未出。

右一部三卷，第十篇目。皆金簡書文。宋法師云

合三卷，明治身之體用也。

右元始舊經紫微金格目三十六卷。二十一卷已出。

今分成二十三卷，十五卷未出。（中略）

太上洞玄靈寶天文五符經序一卷。右二件（三字，當作今二卷），舊是一卷。昔夏禹例出靈寶經中衆文，爲此卷，藏勞盛山陰。樂子長於霍林仙人邊（三字，疑作遇仙人），遂行人間。仙公在世時所得本是。分爲二卷。今人或作三卷

太上玉經太極隱注寶經訣一卷

太上洞玄靈寶真文要解上卷

太上太極太虛上真人演太上靈寶威儀洞玄真一自然經訣上卷

太極真人敷靈寶文齋戒威儀諸要解經訣下一卷。

太上消魔寶身安志智慧本願大戒上品一卷

太極左仙公請問經上一卷

仙公請問經下一卷

仙公請問經本行因緣衆聖難一卷

太極左仙公神仙本起內傳一卷

太極左仙公起居經一卷

右十一卷，葛仙公所受教戒訣要及說行業新經。

都合前元始新(新,當衍)舊經見已出者,三十二卷,真正之文。今爲三十五卷、或爲三十六卷。陸先生所撰記也。

讓我們先對上述經文進行一些校正,然後再討論其內容。首先,遺失的部分包括第一篇目全部和第二篇目的一部分。根據宋法師的整理,我們推測第二篇目的三卷是關於《劫運》經典的合集。然而唐代的法琳在《辯正論》卷八中曾指出,根據陸修靜所編目錄,《洞玄經》共有三十六卷,其中二十一卷已出。在餘下的十五卷中有十一篇是關於《大劫》和《小劫》的,其餘則不知去向。這段論述是根據甄鸞的《笑道論》而言的。((《廣弘明集》中的《笑道論》並不完整,祇上是個節本)由此我們可知,第二篇目裏的三卷,除了未出的一卷《天地運度》外,還包括《大劫》、《小劫》各一卷。一般認為《靈寶經》包括十篇三十六卷,除去第一篇目目前有三十三卷。因此我們可以肯定地說,第一篇目包括三卷。根據《齋壇安鎮經目》和《中盟經目》的錄文來看,這三卷很可能就是《五篇真文赤書經》和《赤書玉訣經》。這兩篇都收錄在《道藏》中。造成前者有三卷後者有兩卷的情況,很可能是由於前者原本有兩卷,而後者原本祇有一卷。另外,由於已出的經文一共有二十一卷,加之那些包括在第三篇目和後面的篇目中的十八卷,這三卷一定是指那些已出的,而且《靈寶經目》指出至今已發現二十三卷,那麼除了《諸天內音玉字》,一定還有其它的經文,並且被分成二卷,合起來便是《赤書玉訣經》。

此外,在上述的目錄中指出第五篇目共包括六卷,但實際上却有七卷,而且目錄中還指出尚有十五卷未出。如果第二篇目包括三卷的話,那麼未出的經文一共有十六卷,如果除去第五篇目未出的卷目,數字顯然相符。也就是說在記載中肯定有些錯誤。

另外,根據目錄,《智慧上品三戒》包括三卷,其中兩卷未出。而《卷目》中祇給出兩卷,其中一卷未出。也就是祇有一卷已出。

這種混淆有可能是由於這篇經文在目錄中被看成有三卷。事實上，第五篇目的描述是很特別的。在《靈寶經目》中，通常的寫法是首先給出總題目和經文的卷號，然後注出發現與否，最後給出根據卷目寫出的全題。因而，正確的形式應該是：智慧上品大戒二卷已出，未出一卷。而在錄文中“三戒”有可能是“大戒”的筆誤，又由於前面的“三”而被寫成“三卷”。

目錄中的“今”、“今人”、“已出”和“未出”這些字眼一定是指陸修靜所在的時代(406—477)。因為錄文的最後一句話指出這些經文是根據陸修靜的著作。如行文寫道：“真正之文。今為三十五卷，或為三十六卷。”此與陸修靜的《太上洞玄靈寶授度儀表》所記：“今見元始舊經並仙公所稟，臣據信者合三十五卷”顯然相符。雖然我們無法考證這些經文寫定的時間，但顯然距元嘉十四年不遠。在這一年，陸修靜還寫了《靈寶經目序》，被收錄在《雲笈七籤》第四卷中^①。《靈寶經目序》中最後一句話寫道：“今條舊目已出並仙公所授(授當作受)。”因而後一部著作也包括三十五篇。據說陸修靜晚年根據皇帝的命令在泰始七年撰寫了一部便於理解的目錄，寫於《靈寶經目》完成後的第三十四年。在這部書中，陸修靜再次指出《靈寶經目》中已出的有二十一卷，未出的十五卷。總之，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在“原始天尊”傳下來的古代經文中已出的原有二十一卷，在陸修靜時期被分成二十三卷，那些被“仙公”所承傳的經文原來有十一卷，而被分成十二卷或十三卷。但無論怎樣，在內容上却没有太大的變化。

現在，讓我們來討論一下《經目》中頻繁出現的“卷目”這個詞。據《靈寶經目序》言，《經目》中已出的經文被編撰而成“卷目”傳給仙公。實際上，卷目所指的是已出的經文目錄。這樣看來，《靈寶

^① 大淵忍爾《道教史研究》。

《經目》似乎也可以看成為“卷目”。實際上，由於陸修靜也接觸了那些未出的經文，因此，他在《靈寶經目》中也一定對此有所編撰。因而，筆者認為，《通門》是根據陸修靜的《靈寶經目》和《靈寶經目序》而撰成的。而我們討論的卷目則是難以界定的。

通過上面對《靈寶經目》有關條文的討論，我們可以說錄文還存在着許多懸而未決的問題。我們無法斷定是傳抄的錯誤還是原本就已經不準確了。由於文書的內容與 P3001 號文書基本相同，所以後者的情況似乎更讓人覺得可信。

另外還存在一些別的問題。根據未出的第八篇目，有三卷經文名為《衆聖難》，但是在傳給仙公的那些經文中，我們發現有一卷經文名為《仙公請問本行因緣衆聖難》，而在《中盟經目》中祇有《衆聖難》一卷，在《安鎮經目》中也祇列出《仙人請問本行因緣衆聖難經》一卷，並且都沒有列出題目。另外，在敦煌文書中有兩種《衆聖難經》，但每一種經文都祇包括一卷。如何看待這些差異？“已出”和“未出”是指陸修靜時期的情況，而宋法師亦可能在整理這些經文的內容時加進自己的看法，經文後所列的“未出”字樣亦可能在宋法師時期已經出現。這裏可能還有另一種解釋“未出”的辦法，即這些經文包括在至今從未發現的典籍中。這些題目祇是依其所述的內容而定的。但這些題目是陸修靜定的，還是以前就已經存在？我們仍無法弄清。

由於道教的經典，尤其是《靈寶經》被認為是由神或仙向仙人或人傳授的經典，因而被認為是超越人類知識範疇的著作。通常認為真經在大劫之周並沒有失傳而是藏於上天，在太平盛世時纔會重新出現。因而這種沒有現世知識的經文的存在是毫不為奇的。這種觀念顯然是受佛教的影響。中國人對於西域地區的佛教梵文經典一無所知，但它們却被成功地介紹到中國並且被翻譯成漢語而廣為流傳。

無論從哪個角度，我們都不應該認為目錄中所開出題目的經文就一定存在。筆者認為，《靈寶經目》編撰時，《衆聖難》有可能還未問世。暫且不談這類情況是如何發生的，我們祇是指出一點就夠了，即，連在陸修靜如此謹慎地編撰《靈寶經目》時，也有這般奇事。

最後，讀者們一定很奇怪頻繁出現在經文中的“宋法師曰”這種寫法，而且是出現在被認為是宋文明自己所寫的著作《通門》中。這種寫法並不少見。比如在陶隱居弘景的《真誥》篇中，無論是正文還是在注解中，經常會有：“隱曰：……”這種寫法。又如在葛洪所著《抱朴子》中亦會以“抱朴子曰：……”這種寫法作為開篇。

現在，讓我們離開目錄本身而研究一下目錄與經文之間的關係，尤其是那些已出的收錄在《道藏》和敦煌文書中的道藏經文。解決這一問題最簡單而又確鑿的方法就是對比一下一些古籍中對有關經文的引用。我們現在所能利用的最早的古籍是《無上秘要》（《道藏》758—779）和《笑道論》。這兩本書均完成於北周時期，接近於宋文明所在時代，但比陸修靜時期要晚一百多年。因此，僅通過這兩部典籍來確定陸修靜時的《靈寶經》的形式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說以此確定經藏的原始形式及其在陸修靜之前形成的時期。因為，這兩部著作所用的引文僅僅是隻言片語，並不連貫。

在筆者的一篇文章中討論了《老子道德經序訣》和《洞淵神咒經》歷經東晉晚期到南北朝時期幾個不同階段一共形成十卷。^①現存的《靈寶度人經》在《道藏》中一共有六十一卷。與敦煌文書相對照，可知，祇有一卷是唐代的，其餘則是唐以後或之前的。然而通過對現存在敦煌文書和《道藏》中所收錄的錄文進行比較，筆者認為，除了一些較長的經文如《神咒經》和較為流行的經文如《度人

① 大淵忍爾《道教史研究》。

經》、還有較為特殊的經文如《老子道德經序訣》等，其它經文一經形成，在流傳的過程中並沒有太大的變化。雖然有一些輕微的改變，但無論是有意的還是無意的，都是由於抄錄引起的。

現在讓我們探究一下《道藏》中的《古靈寶經》經文是如何被保存的、並以此用作調查於北周時期形成的道教經文的綫索。如果有必要的話，也將涉及到中唐以前著作中的引文。有些經文並沒有收錄在《道藏》中，而是保存在敦煌文書中，並且大多數在公元八世紀中葉即吐蕃佔領沙洲以前這些經文就已經被抄錄了。無論怎樣，有可能通過我們的努力，至少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復原被陸修靜認為是真本的南北朝時期的《靈寶經》經文，甚至早於陸修靜的《古靈寶經》。

下面我們把收錄在《秘要》、《笑道論》以及其它典籍中的經文與收錄在《道藏》和敦煌文書中的與之相關的經文進行比較。由於篇幅關係，我們不得不作一些刪減。

- 1.《太上洞玄靈寶五篇真文赤書》上下兩卷(《中盟經目》)《元始五老赤書玉篇真文天書經》上中下(《道藏》26)在《秘要》中有十六篇引自《洞玄元始五老赤書玉篇經》及其它經典。這些引文都出自上面的上、中、下三卷。但大多數引自上卷，祇有兩卷引自下卷。由於引自經下的實際上就是引自《道藏》版本中的第二卷，所以《秘要》中徵引的版本實際上祇包括兩卷。除了那些很明顯的節略，與現存《道藏》中收錄的相關內容幾乎一致。引自此經的 P2386 號文書《衆篇序經》的長篇引文與《道藏》中收錄的相關段落內容完全一致。
- 2.《太上洞玄靈寶玉訣》上下兩卷(《中盟經目》)《太上洞玄靈寶赤書玉訣妙經》下(《道藏》178)在《秘要》中有九段是引《洞玄真文赤書玉訣經》的。雖然在《秘要》中有些被省略而

在《道藏》版本中又有所遺漏，但其內容大致相同。由於第二卷中的經文被認為是引自經下，因而我們可以認為《秘要》在編纂時把這一篇經文分成兩卷。

3.《空洞靈章》

P2399 號文書《太上洞玄靈寶空洞靈章》(開篇部分遺失)
S2915 號文書是六世紀晚期的寫本，亦是《空洞靈章》的一部分。這卷經文不包括在《道藏》中，其中有五段被引在《秘要》中。《秘要》卷二十九全文都是這段經文。除少數省略外，其內容與敦煌版本大致相同。

4.《昇玄步虛章》

《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道藏》1059)

在《秘要》中有四段引自這段經文，題為《太上玉京山經》或其它名稱。儘管有細微差別，與《道藏》版本基本相同。而且與《辯正論》第八卷中的引文也大致相同，不同的部分祇是開篇部分。這可能是由於古版本不同而引起的，很可能在卷目中遺漏了“玉”字。

5.《九天生神章》

《洞玄靈寶自然九天生神章經》(《道藏》165)在《秘要》中有九段引自這段經文，題為《洞玄九天生神章經》或其他名稱。雖然有些段落被省略，但與《道藏》版本基本相同。《雲笈七籤》卷十六實際即為《生神章》。雖然有所差異，但與《道藏》版本大致相同。在《道藏》版本第 89 頁有一章題為《三寶章》，但是由於在《秘要》、《七籤》以及宋代的兩個注本和元代的一個注本(《道藏》)186—188)中都沒有這一章，因而它被看成是元以後附加上去的。

6.《自然五稱文》

《太上無極大道自然真一五稱符上經》上下(《道藏》352)

在《秘要》中有六段是引《洞玄自然真一五稱經》的。雖然有所省略，但內容與《道藏》版本大致相同。P2440 號文書是唯一一卷在其卷尾寫有題為《靈寶真一五稱經卷》的文書。雖然開篇部分遺失，但與《道藏》版本的內容基本相同。這表明這份文書在唐代以前祇有一卷。

7.《諸天內音玉字》

《太上靈寶諸天內音自然玉字四卷》(《道藏》49)

在《秘要》中有六段引《洞玄諸天內音經》。其中有一段在《道藏》版本中沒有發現，從其內容來判斷，有可能在《秘要》中遺漏了題目。其餘則與《道藏》中的相關內容大體相同。《笑道論》對該經的兩段引文也與之基本相同。在 S6659 號文書《衆篇序經》中作為《靈寶諸天內音自然玉字下第三》而徵引的一長段經文內容也與之相同。在《三洞珠囊》和《上清道類事相》(《道藏》765)也有十四段經文引自該經，除了三段在《道藏》版本中沒有發現，其餘內容相同。由於在《笑道論》和《上清道類事相》中引作《諸天內音》第三卷，S6659 號文書看成是下第三，並且在《道藏》版本的第三卷中都可以找到，因而表明這一經文在南北朝時期有四卷。很可能在《道藏》版本中有所遺落。

8.《智慧上品大戒》(《罪根經》)

《太上洞玄靈寶智慧罪根上品大戒經》上下(《道藏》202)

在《秘要》中有三段引自該經，題為《洞玄智慧罪根戒經》和其它名稱。雖然有一些在《道藏》版本中無法找到，但存在的部分內容大致相同。在《辯正論》中也徵引了兩段，但有一段在《道藏》中無法找到。在 P2456 號文書《大道通玄要》卷六中也徵引了四段，並以相同的形式出現在《道藏》中。因而說《道藏》版本中可能有遺漏。

9.《上品大戒威儀自然》

《太上洞真智慧上品大誠一卷》(《道藏》77)

在《秘要》中有六段引自該經，題為《洞玄智慧上品經》及其它名稱。雖然有所省略，但與《道藏》版本中的相關內容大致相同。P2461 號文書題為《太上洞玄靈寶智慧上品大戒》，是一篇首尾俱全的完整經文，除了少數在文字上的差異，其內容與《道藏》版本完全相同。

10.《金籙簡文三元威儀自然真一經》

在《道藏》中有一部經題為《玉籙簡文三元威儀自然真經》(《道藏》295)，但與引自各種典籍中的《金籙簡文》並不一樣。因此我們可以肯定地認為這一卷經文沒有收錄在《道藏》中。

11.《明真科》

《洞玄靈寶長夜之府九幽玉匱明真科》(《道藏》1052)

在《秘要》中有十二段引自該經，題為《洞玄明真科經》和其它名稱。雖然有所省略，但與《道藏》中內容大體相同。在敦煌文書中也有這部經文的六份殘件，將其合併即是《道藏》版本中的大部分。雖然個別字不同，但與《道藏》版本中的段落基本一致。

12.《智慧定志通微》

《太上洞玄靈寶智慧定志通微經一卷》(《道藏》167)

在《秘要》中引自該經的有三段題為《洞玄思微定志經》，有兩段題為《洞玄定志經》。這兩段是引自《智慧本願大戒上品經》(《道藏》177)，即《通門》中的《太上消魔寶真安志智慧本願大戒上品》。“安志”有可能是“定志”的誤寫。前面的三段則與《道藏》版本中相關內容相同。

《辯正論》卷八中徵引的兩段亦與《道藏》版本基本相同。

S1438 號文書徵引了四段該經，但有一段在《道藏》中沒有出現。另外，在《要修科儀戒律鈔》（《道藏》204）中有四段引自該經，並且與《道藏》本相同。從上面情況可知，這部經典雖有部分遺失，但仍保存在《靈寶經》原本中。

13. 《本業上品》

P3022V《太上洞玄靈寶真文度人本行妙經》

《秘要》徵引的一大段在 P3022V 號文書中並沒有發現。《笑道論》和《辯正論》徵引的經文則與 P3022V 號文書內容相同。在 P3022V 中找不到的原因，有可能是因為該文書並不完整，祇有 1.3 米長。《靈寶誠行本行上品妙經》（《道藏》177）的內容與之不同，因此沒有收錄在《道藏》中。

14. 《法輪罪福》

《太上洞玄靈寶真一勤誠法輪妙經》（《道藏》177）

《太上玄一真人說勤誠法輪妙經》（《道藏》177）

《太上玄一真人說三途五苦勸戒經》（《道藏》202）

《太上玄一真人說妙通轉神入定妙經》（《道藏》177）

在《秘要》中有六段引自該經，題為《洞玄法輪經》或《洞玄真一勸戒法輪妙經》或其它名稱。雖然有所省略，但與《道藏》版本中的相關內容基本相同。S1605 號和 S1606 號文書的年代約在公元 600 年左右。原來包括一卷（其卷首部分已佚），與上面所列出的《道藏》中四部著作中的後三部著作按順序合併起來的內容相符。祇是在字句上有差異。由於在《秘要》中所徵引的經文與上面所列的第一條經文的題目相同，因而可以認為上面所列的四篇經文是從一篇經文中按上面所給的順序列出來的。

15. 《無量度人上品卷》

《靈寶無量度人上品妙經》卷之一（《道藏》1）

在《秘要》中有五段引自該經，題為《洞玄無量度人經》或其它名稱，雖然有所省略，但與《道藏》版本中的內容大體相同。P2606 號文書遺失了開頭幾行，但在卷末却給出了題目。與《道藏》本對照可知，P2606 號文書開頭共遺失了 13 行。在敦煌文書中有幾份文書是關於該經的，但都遺失了收錄在《道藏》中的《元始靈書》的第一部分（第 15、16 頁）和第三部分（第 18 頁）。由於《秘要》中也沒有收錄這兩部分。因此有可能是後來加上去的。根據《度人經四注》（《道藏》38、39），南齊的嚴東沒有對前序這一部分做出注解，而在《秘要》中則收錄了前序這一部分，因而這一部分有可能是在南齊至《秘要》編撰時加上去的。

16. 《諸天靈書度命經》

《太上諸天靈書度命妙經》（《道藏》26）

《秘要》中有五段引自該經，題為《洞玄靈書經》及其它名稱。雖然有所省略，但與《道藏》本基本相同。在《笑道論》和《辯正論》中也各引了一段，雖然有些細微差別，但與《道藏》本的內容相同。

17. 《嚴度五煉生尸》

《太上洞玄靈寶滅度五煉生尸妙經》（《道藏》181）

《秘要》中未引該經，有一段被《笑道論》和《辯正論》引用。雖然在《笑道論》中所引經文的後半部分沒有收錄在《道藏》中，而《辯正論》所引的經文又有所省略，但它們的內容與《道藏》本的基本相同。P2865 號和 S298 號文書闕了開頭部分，但在卷尾却題有《太上靈寶洞玄滅度五煉生尸經》的題目。與《道藏》本相對照，在《道藏》本中的最後一行後面，在文書中還有 122 行。另外，《笑道論》所引的經文的後半部分雖然在《道藏》中沒有找到，但却包括在這 122 行

中。《初學記》卷 23 中徵引的兩段經文也包括在這 122 行中。由此可見，這部經在《道藏》中並不完整，雖然它仍可以看成是《靈寶經》中的原始經文之一。

18. 《三元品誡》

《太上洞玄靈寶三元品戒功德輕重經》(《道藏》202)

《秘要》中有四段引自該經，題為《洞真(玄)三元品誡經》或其它名稱。其中有一段出現在《太上大道三元品戒謝罪上法》(《道藏》192)中，其餘則與《道藏》版本的内容相同。在《笑道論》中有三段與《道藏》本中相關的段落内容相同。但《辯正論》中的《三元品經》在《道藏》中却無法找到。敦煌文書 S6659 號《衆篇序經》卷七和 S3618 號《大道通玄要》卷七的内容與《道藏》本中的内容相同。P2466 號《大道通玄要》卷七中徵引的一段亦出現在《謝罪上法》中。另外，出現在《謝罪上法》中的《三元品誡》對唐代其它作品的徵引很少，因而《謝罪上法》可能是作為《功德輕通經》的續篇而完成於南北朝時期。而《辯正論》中的段落可能對《三元品誡》有所誤引。無論怎樣，《道藏》本中收錄的這部經是南北朝時期的古本。

19. 《二十四生圖》

《洞玄靈寶二十四生圖經》(《道藏》1051)

《秘要》中有三段引自該經，題為《洞玄二十四生圖經》或其它名稱。雖然有所省略，但與《道藏》中有關内容基本相同。在《三洞珠囊》、《上清道類事相》、《道典論》(《道藏》764)、《傳授三洞經戒法籙略說》(《道藏》990)中一共徵引了七段，並與《道藏》本中内容相同。雖然《秘要》中引文很少，但有可能是從南北朝時期的古本中摘錄出來的。

以上我們所見的是所有“已出”的《元始舊經》的經典。

20.《五符經序》

《太上靈寶五符序三卷》(《道藏》183)

本文不討論這一經文，因為在《道藏源流考》第 64 至 66 頁中已有討論，《道藏》本中該經是六朝時代的古本。

21.《太極隱注寶訣》

《上清太極隱注玉經寶訣》(《道藏》194)

《秘要》中有十一段引自該經，題為《太極隱注經》或其它。在《道藏》本中有兩段無法找到，另有一段祇收一部分，其餘的除了一些省略和個別字的差別外，都與《道藏》版本中內容相同。《三洞珠囊》、《法籙略說》和 S6841 號文書《自然齋儀》徵引了該經，其內容與《道藏》本相同。在《秘要》中引用而沒有在《道藏》本中出現的引文主要在《傳授儀》這一部分。在《秘要》中這一部分是關於禮拜儀式的。是通過引用各類其他經文以及附加新寫的內容來形成一個單獨的條目，用以說明禮拜儀式。這也是《秘要》中徵引的段落有些在《道藏》中未見的原因，由於存在整篇都不見的情況，所以可以推測《道藏》本中對這一經文收錄的並不完整。

22.《真文要解》

《太上洞玄靈寶真文要解上經》(《道藏》167)

《秘要》中有一段引自該經，題為《洞玄靈寶真文要解經》。儘管有所省略，其留存部分與《道藏》本內容大體相同。P2455 號文書中徵引的一段也與《道藏》本相同。這一經文很可能屬於南北朝時期《靈寶經》的古版本。

23.《真一自然經訣》

《道藏》中沒有徵引該經，而 P2356 號文書則為不完整的卷子，祇有一米長，闕開篇和結尾部分。《秘要》中徵引的

該經的段落見於該卷子中。因此這很可能就是保存下來的《真一自然經訣》。

24.《敷齋威儀訣》

《太極真人敷靈寶齋戒威儀諸經要訣》(《道藏》295)

《秘要》中有四段引自該經，題為《洞玄敷齋經》及其它名稱。其中有兩段幾乎以同樣的形式出現在《道藏》本中。另外兩段內容相同，但在《道藏》本中沒有發現。在《笑道論》中有一段，在《要修科儀戒律鈔》(《道藏》204—207)中有三段，但都沒有出現在《道藏》版本中。在《三洞珠囊》中徵引四段該經，題為《靈寶齋戒威儀經訣》下，其中兩段內容相同。除了個別字句的差別，這四段(實際上三段)亦出現在《道藏》版本中。敦煌文書 P2725 和 P2459 號以及《道典論》所徵引的一段也與《道藏》版本中相關的內容相同。從上面這些情況可以推測，雖然該經在《道藏》版本中並不完整，但可以認為是南北朝時期的古經文。

25.《消魔智慧本願大戒上品》

《太上洞玄靈寶智慧本願大戒上品經》(《道藏》177)

《秘要》中有十段引自該經，題為《洞玄安志經(定志經)》，並以相同的形式出現在《道藏》版本中。P2468 號文書卷首標有《太上消魔真安志智慧本願大戒上品》的題目，但闕卷尾部分，其餘部分則與《道藏》版本內容相同。

26.《仙公請問經》上下

S1351 號文書《太極左仙請問經》上

《太上洞玄靈寶本行宿緣經》(《道藏》758)

《道藏》中沒有收錄第一卷。S1351 號文書則是一個首尾完整的卷子，但在《秘要》中徵引的兩段題為《洞玄請問上經》，在 S1351 號文書大部分沒有找到。另外，在《辯正論》

中徵引的兩段，其中一段的上半部分也沒有找到。然而在法琳的《上秦王論啓》中引用的兩段以及 P2725 號中的一段則出現在 S1351 號文書中，其內容大體相同。從上面情況可知 S1351 號文書內容有所遺落。

此經的第二卷保存在《道藏》中，題為《本行宿緣經》，其中有十段出現在《秘要》中，題為《洞玄請問經》及其它名稱。其中有五段亦出現在《道藏》版本中，除個別字的差別，其內容基本相同。在敦煌文書 P3297、P1438、S3370 號以及《道典論》中各引有一段，與《道藏》本中內容大致相同。

這兩卷《請問經》是分開的，第一卷表現為“仙公請問高上老子無上法師”，第二卷則是“請問太極真人高上法師”。很可能因此而被命以不同的經名。

27.《衆聖難》

《太上洞玄靈寶本行因緣經》(《道藏》758)

P2454 號文書《太上洞玄靈寶妙經第十五衆聖難》

《秘要》中有一段引自該經，題為《洞玄衆聖難》，與 P2454 號內容相同，但與《道藏》版本有細微差別。在法琳的《上秦王論啓》中該經題為《仙人請問衆聖難經》，與《道藏》版本中的內容相同。一般認為，敦煌本與《道藏》本有相當大的差別。由於該經的內容是關於隱士向仙公請問教導的，因此該經題為《仙人請問》是很恰當的。《道藏》本有可能是根據其內容而改變其題目的。

最後，《本起內傳》和《起居經》似乎既不包括在《道藏》版本中也沒有在敦煌文書中出現。

關於“未出”的經文，在《道藏》中有五個題目可能是指同一部經。它們是：《洞玄靈寶丹水飛術運動度小劫妙經》(《道藏》165)，

《太上靈寶天地運度自然妙經》(《道藏》166),《太上洞玄靈寶天威召龍妙經》(《道藏》180),《洞玄靈寶飛行三界通微內思妙經》(《道藏》759),《元始天尊說變化空洞妙經》(《道藏》28)。

在《笑道論》中對這些經文有如下描述:“……道經未出言出者。案玄都道士所上經目,取宋人陸修靜所撰者。《目》云:上清經一百八十六卷,一百一十七卷已行。始清已下,十部六十九卷,未行於世。檢今“經目”並云見存。乃至洞玄經一十五卷,猶隱天宮。……”根據這段描述,我們可以推測出那些“未出”的經文有可能是天和四年間道士們匆忙寫成的,並被當作是“已出”的經文。然而由於《秘要》中有一段經文是從《天地運度經》引出,並發現於現存的版本中,因此那些“未出”的經文可能在陸修靜和宋文明之後已經寫成了。

從古籍中有限的未出經文這一事實出發,本文對那些“未出”的經文沒有給予太多的重視,由於很難證明其真實性,筆者在本文中亦未遑論及。

譯者簡介 劉波:女,1970年生,吉林市人,中山大學歷史系敦煌學專業在讀博士生。已發表文章有《敦煌所出粟特語古信札與兩晉之際敦煌姑臧的粟特人》(《敦煌研究》1995年第3期)等。

審校者:王承文